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離俗覽第七

高義 上德 用民 適威 為欲

貴信 舉難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人能蹈之者所有餘者

妄苟也妄作苟為不尊禮義君子少小人多故有餘也民之情貴所不足賤

所有餘所有不足者理與義也故賤之故布衣人臣之

行潔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榮繩正也行如此者雖死

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高貴也伯夷衛之弘演身雖死周時

下聞之然而以理義斷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

而益貴通微亦非也舜有臣父之謗湯有放弑之事然以

舜湯與湯也言雖聖不飛兔要裏古之駿馬也材猶有短

能無闕况賢者乎飛兔要裏皆馬名也日行萬里馳若兔之飛因以為

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正材難得故舜讓其

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也葆力

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妻攜子

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

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訓畝之中而游入

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已止又欲以其辱行慢我我

羞之漫行也而自投於蒼領之淵投猶沉也蒼領或作青今湯將伐

桀因卞隨而謀卞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卞隨

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

曰孰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

力忍詢詢辱也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

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

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

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潁

水而死以湯伐桀故謂之無道之人也以受湯之讓

川陽城西湯又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圖之武一作賢

者遂之也遂成仁者居之也居處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

之請相吾子也胡何何不位天下之位務光辭曰廢上

非義也上天子謂祭廢殺民非仁也戰伐殺民人犯

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

道之世不踐其土况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

石而沈於募水募水名也音故知石戶之農北人無

擇卜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

察也察見其視貴富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不之賴

也賴利也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欲於

無能一日善也不漫於利不牽於執漫汗牽而羞居濁世惟此

四士者之節四士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卜隨務光

若夫舜湯則苞裏覆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

而為以愛利為本以萬民為義譬之若釣者魚有小

大餌有宜適羽有動靜浮也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

子亡戟得矛失戟得矛心不平平阿齊邑也餘子官

也之矛却退一作而去不自快失戟得矛謂路之人曰

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

兵得兵何為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

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

高唐齊邑也孫孤特位尊叔姓無孫名守叔無孫曰

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三戟得矛豈亢責也哉亢當平也

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

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濟入也疾驅而從

之亦死而不反也反還也令此將衆亦必不北矣北走也令

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

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

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

齊莊公之時莊公名光頃公之孫靈公之子景公之兄有士曰宿卑聚

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袖袖也東布之衣新素履

墨劔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寤徒但終

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

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斯得之則可不

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一作退

而自歿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

以加乎也加上也

離俗

二曰君子之自一作為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誠義所行

也俗雖謂之窮通也通達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

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故當

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辭不敢受也

罰誠當雖赦之不外不敢遠也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

之於主必宜內及於心不慙然後動孔子見齊景公

景公名杵臼莊公光之弟靈公環之子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

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

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今弟子趣

駕辭而行也行去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為魯定公之司寇

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不

苟且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子墨子弟子也公上過語

墨子之義義道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

越也苟誠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

子社二十五家也三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也復白子

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

曰殆未能也殆近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

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

衣量一作裹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賓客也越王

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無用

越為也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一作愛其國是一作

退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凡人不可

不孰論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親戚相忍

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

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衆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王而遁復白也至遁走也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為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王者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為天下撓撓擗也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為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鄣岐之廣也鄣湯所居也岐武王所居也萬國之順也從此生一作矣

順荆之為四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亂矣靈王為乾谿

谿之臺百姓愁怨公子棄疾弑之而立是為平正白公勝平王太子建之子也出奔鄭鄭人殺報令尹子旗率師救鄭勝怒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旗故曰乾谿白公之亂也嘗有鄭襄州侯之避矣鄭襄州侯事晉而避楚人避之也

今猶為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子囊與子囊之節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言子囊之忠雖百世猶不可忘故曰非獨厲一世之人臣

荆昭王之時有士馬曰石渚其為人公直無私王使為政昭王楚平王棄疾之子熊軫廷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

父也還車而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不忍行刑於父孝也阿有罪廢國法不可也阿私失法伏

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於王忠孝之義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事職也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一作吏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歿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為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高義

三曰為天下及國為治也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勸善也不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政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華

之高

西岳也

會稽之險

山名在吳郡

不能障矣

障防也

闔廬之

教孫吳之兵不能當矣

孫吳起孫武也吳王闔廬之將也兵法五十年是也

故古之王者德迴乎天地

迴澹乎四海也

東西南

北極日月之所燭天覆地載愛惡

一作思

不臧

臧賈也

虛

素以公

素質也惡其質以奉公王之實也

小民皆之

皆公也

其之敵而

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順天教變容改俗而莫得其

所受之

得猶知也

此之謂順情

情性也順其天性也

故古之人身隱

而功著形息而名彰

身沒於前名明於後世

說通而化奮利行

乎天下

利民之化行滿天下

而民不識

識知也

堯時民不知堯

豈必以嚴罰厚賞哉嚴罰厚賞此衰世之政也三苗

不服禹請攻之三苗遠國在豫舜曰以德可也行德

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

行不為險矣孟門太行之險也太行塞在故曰德之

速疾乎以郵傳命周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

武也作樂金鑄在後舜其猶此一作乎其臧武通於

周矣晉獻公為麗姬遠太子太子申生居新城公子

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麗姬謂太子曰往昔君夢

見姜氏太子祠而膳于公姜氏申生母麗姬易之易

也毒公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歸膳故曰所

由遠姬施酖于酒寘毒嘗人人死食犬犬死故誅太

子太子不肯自釋釋理曰君非麗姬居不安食不甘

遂以劒死公子夷吾自屈奔梁公子重耳自蒲奔翟

去翟過衛衛文公無禮焉文公名燬宣公庶子頑烝

也耳過五鹿如齊齊桓公死去齊之曹曹共公視其駢

脅使袒而捕池魚共公名襄昭公之子去曹過宋宋襄公加禮

焉襄公名茲文桓之鄭鄭文公不敬厲公名捷鄭被

瞻諫一作曰臣聞賢主不窮窮今晉公子之從者皆

賢者也君不禮也不如殺之鄭君不聽去鄭之荆荆

成王慢焉慢易不敬也傳曰反楚楚子嚮之曰公子

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

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還子王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廉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重耳乎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推此言之不得為慢也去荆之秦秦繆公入之納入晉也晉既定與師攻鄭求被瞻被瞻謂鄭君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曰此孤之過也被瞻曰殺臣以免國臣願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據鑊而呼曰三軍之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將烹文公謝焉罷師歸之於鄭且被瞻忠於其君而君免於晉患也行義於鄭而見說於文公也故義之為利博矣博大也

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鉅子孟勝二人學墨道者也為陽城君所

善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為符約曰符合聽之荆

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

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

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

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

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

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

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

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義道繼我將屬鉅子

於宋之田襄子我謂孟勝也屬託也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

之絕世也田襄子亦墨者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

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

子二人孟勝之弟子也傳送也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

以致今於田襄子欲及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

孟子以傳鉅子於我矣當聽遂及死之及死孟勝於荆墨者

以為不聽鉅子不察嚴罰厚賞一作傳當不足以致此今

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客也一作若客也

上德

四曰凡用民太 upper 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

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

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為可也可用闔廬之

用兵也不過三萬闔廬吳王光也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

吳起衛人為楚將萬乘之國其為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

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

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國雖大勢雖便卒

雖眾何益不知用之何益於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

矣其民不為用也自古以來有天下者多而多用民

之論不可不熟劔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

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

其種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新當禹之時天下萬國

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

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當賞不賞當罰不罰則民湯不懷不威故不為之用也

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

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仲商鞅民之用也有故故事得

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

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為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

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為罰充也榮利

所以為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無不可用

也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劔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

止試用習勾踐試其民於寢官民爭入水火死者千

餘矣遽擊金而却之却一作退賞罰有充也莫邪不

為勇者興一作與懼者變莫邪良劍也不為勇者以工

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

農夙沙大庭氏之末世也其君密須之民自縛其主

而與文王詩云密人不共取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

又能用非已之民能用非已之民國雖小卒雖少一作

少年雖功名猶可立立成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

終一人之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

之本本始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為管管准宋人有取

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瀾水倒殺投又復取道其

馬不進又倒而投之瀾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

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

御無益於不人生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

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民不為亡國之主多以

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

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

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行行之惡乎託託於愛

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威大甚則愛利之心息愛

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咎一作見此殷夏之所

以絕也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勢利不可而不

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見此論邪

用民

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節節也欲走

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祈用而不

可得祈求也苟得為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

仞之谿七尺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

善則讎也周書周公所作畜好有讎而衆不若無有厲王天子

也厲王名胡謚法殺戮不辜曰厲周夷王之子宣王之父有讎而衆故流于彘

禍及子孫流放也彘地名今河東永安是也微召公虎而絕無後嗣

微無也虎臣宣王詩云王命召虎今世之人主多欲

衆之而不知善此多其讎也不善則不有不得有有

必緣其心愛之謂也緣其仁心故曰有其形不可謂

有之有形體也不可謂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也而

不得息由此生矣息安也不得安其位有無之論不

可不熟熟猶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立猶古之君

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導猶務

除其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璽之於塗也抑

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圓則圓若五種之於地也必應

其類而蕃息於百陪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無能

敵之也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從其化有其人

事審也其所施行皆可為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於

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武侯文侯之子也樂羊

居之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驟數武侯曰驟戰而驟

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

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

驕則恣恣則極物極盡可罷則怨怨則極慮極其巧

慮之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猶此夫差之所以自歿於

干隧也為越所破自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一作

中繩左右旋中規東野姓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

也勝過猶也使之鈎百而少及馬不達也顏闔入見見謂莊

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按魯世家莊公桓公之子同也

顏闔在春秋後蓋魯穆公時人也在莊公後十二世矣若實莊公顏闔為妄矣若實顏闔莊公為妄矣由

此觀之咸陽市門之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

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

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一作却中繩左右旋中規造

父之御無以過馬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

敗也善當自求於心而反求於御馬速疾故知其敗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

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為教而過不識識過責數為

令而非不從令不可從而非人不從之也巨為危而罪不敢不敢登其

危者而罪之也重為任而罰不勝不能勝其所任者而罪之也民進則欲

其賞退一作知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為

繼矣以為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罪之罪其為也是以罪召

罪召致也上下之相讎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

煩則無功一作准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設禁而不禁為不行

也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因一作用而身為戮極也

不能用威適適宜也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

必死遂應獒狗而弑子陽極也子陽鄭君也一日鄭相也好嚴猛於罪刑

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恐誅因國人有逐狡狗之擾而子陽極於刑之故也周鼎有竊一作

窮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未聞

適威

六曰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

民無欲不為物動雖有賢君不能得

用之也

夫無欲者其視為天子也與為輿隸同

與衆其也

視有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

同等也

其視為彭祖也

與為殤子同

彭祖殷賢大夫也蓋壽七百餘歲九天子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勸

勸樂也

輿隸至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也

殤子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會有一欲

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

矣

亂猶難也

犯白刃流矢趣

一作赴

水火不敢却也

却猶止也

晨寤興務耕疾庸樸

樸古耕字

為煩辱不敢休矣故人之

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無

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雖多而上無以令之人雖

得其欲人猶不可用也今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審矣

善為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

也蠻夷反舌殊俗異習之國

反舌夷語與中國相反故曰反舌也

其衣

服冠帶宮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為欲

使一也

一同也

三王不能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順其天

也

天身也

桀紂不能離不能離而國亡者逆其天也逆

而不知其逆也湛於俗也久湛而不去則若性性異

非性不可不熟不聞道者何以去非性哉無以去非性則欲未嘗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則夭以治國則亡故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不立矣聖王執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敵故民命敵焉羣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炙雞狗所欲爭之故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不爭之術存因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為不義也疆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

爭行義樂用與爭為不義競不用此其為禍福也天

不能覆地不能載言其大也晉文公伐原原晉邑文公復國原不從故伐

之今河內軹縣北原城是也與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下降命去

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

也得原失寶吾不為也遂去之明年復伐之與士期

必得原然後反原人聞之乃下衛人聞之以文公之

信為至矣乃歸文公故曰次原得衛者此之謂也文

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誠信

以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可謂知求欲矣

為欲

七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誰猶何也故周書

曰允執允執以言非信則百事不周書逸書滿也也滿猶成故

信之為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

則六合之內皆為已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

而不用人之有也人之有他制之而用之已有之也

已有之則天地之物畢為用矣畢盡也人主有見此論

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論者可以為王者佐矣

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一作安不信草木不大不信氣節

陰陽皆不交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

果實不生在木曰果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

不肥則長遂不精遂成也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

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堅好成也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

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不開氣不通也天地之大四時之

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乎於也君臣不

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

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易輕也交友

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親比也百工不信則器械

苦偽丹漆染色不貞貞正也天可與為始可與為終可

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

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

矣當猶也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

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翹謂魯莊

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

謂也曹翹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

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

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翹皆懷

劔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劔以自承承佐也曰

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

也戮於君前鈞等也戮亦死也管仲鮑叔進曹翹按劔當兩

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

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

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

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

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

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

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翹

賊也信於仇賊又况於非仇賊者乎公羊傳曰莊公

而從之請復汶陽之田管子曰君許之桓公曰諾曹

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

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夫九合之而合一

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為榮

以窮為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貴信

八曰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物事難全也人傷堯以不

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

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傷毀也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

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

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飾飾讀

曰勅勅正也故任天地而有餘德饒也不肖者則不然責人

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則難瞻難瞻則失親

難瞻則恐恐則離叛故失所親之也自責以人則易為易為則行且

不從禮義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

桀紂幽厲之行也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

璫先王知物之不可不全也故擇務而貴取一也分

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諭一作術則見外季孫氏武

也劫奪公家政事而自專之也孔子欲以道而見遠外於是受養而便說孔子受其

養而季氏便之魯國以訾訾毀也毀孔子也孔子曰龍食乎清而遊

乎清螭食乎清而遊乎濁魚食乎濁而遊乎濁螭龍之別

也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

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趨走也魏文侯弟曰

季成友曰翟璜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季充季

充對曰君欲置相置立則問樂騰與王孫苟端孰賢孰

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而不肖翟璜進之以樂騰為

貴季成進之故相季成凡聽於主言人不可不慎季

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猶不能知何由知樂騰與王孫

苟端孰疏賤者知親習者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自

然而斷相過季充之對曰文侯也亦過過長也論語

言俱不雖皆過譬之若金之與木金雖柔猶堅於木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

伯何也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白圭對

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

桓公也卜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

也卜擇也成季相也者百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也

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讐亦遠矣且師友也者公

可也戚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之政也然而

名號顯榮者三士羽之也翼羽甯戚欲干齊桓公窮

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齊任亦暮宿

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爇火甚盛

從者甚衆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

歌歌碩鼠也其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

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

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

苗三歲貫女莫我肯逃逝將去女適桓公聞之撫其
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者是也桓公聞之撫其
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
反至從者以請請所置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
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為治桓
公大說將任之任用也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
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
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
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有以
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用
其長者當舉也桓公得之矣

舉難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

恃君賢第八

長利 知分 召類 達鬱 行論

驕恣 觀表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也肌膚不足

以扞寒暑也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也勇敢不

足以却猛禁悍也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

狡蟲蟲之寒暑燥濕弗能害古人知不唯先有其備

而狡害者以羣聚邪羣之可畏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

也君道立也

衆之所奉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

而人備可完矣昔太古嘗無君矣

太古上古兩儀之制始未有君臣之制

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

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

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

君之患

上苟府無者無以化下故以無君為患

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

也

明知

自上世以來天下已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

天下之利也

君施慶賞威刑以正之故天下之利也

故廢其非君而立

其行君道者

行奉也

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

熊虎為旗章明識也

非濱之東

朝選樂浪之縣箕子所封濱於東海也

夷穢之鄉

東方曰夷穢夷別名

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島大人之居多無君

東方之夷

無有君長揚漢之南

揚州漢水南

百越之際

百種

敵凱諸夫風

餘靡之地縛婁陽禺驩瓏之國多無君

皆南越之夫無君者氏

羗呼唐離水之西越人野人

越讀如甫

篇竿之川舟

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

西方之戎無君者先言氏羗後言突人自近及遠也

鴈門之北鷹隼所驚須窺之國饕餮窮奇之地叔逆

之所僭耳之居多無君

非方狄無君者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故

曰多無君也

此四方之無君者也其民麋鹿禽獸

不知禮義無長

幼之別如麋鹿禽獸也

少者使長長者畏壯有力者賢

賢豪者也暴

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

種類也

聖人深

見此患也故為天下長慮慮計也莫如置天子也置立也

為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阿猶私為也

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衰

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固幼奉長卑事尊彊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以此利之

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

所以時作也不得常施時盜作耳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

之過也諫止也外之則死人臣之義義重於身豫讓欲殺趙

襄子欲為智伯殺趙襄子也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

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

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

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知

則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索求也襄子必近于子

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

是先知報後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

者無此失吾所為為之矣凡吾所為為此者所以明

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莒子國也敖公謚公

君自以為不知而去居於海上柱厲叔自以為不為敖公之所知而遠去居

於海也夏日則食菱芡菱芡也芡雞頭也冬日則食橡

栗橡皂斗也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

往死也其狀似栗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

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言叔為不見知於叔敖公而金

知不見知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而

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公果知我為不良臣也吾將死

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醜愧也唯明君

公弗及也死其難可以使後世所以激君人者之行

而厲人主之節也激發也所以發起君人之行厲高

厲人主之志節也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察知忠臣察則

君道固矣臣見知則盡忠以衛上故君道安固不危殆也

恃君

二曰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顧處之以身

若也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為也為施安雖長

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私利自此觀之陳無字之

可醜亦重矣陳無字齊大夫陳湏無之子桓子也醜

搜樂高氏敗又敗於莊國人追之又敗於鹿其與伯

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

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周公旦股肱周室輔翼成王

而致太平戎夷齊之仁人也陳無字雖身形與之同

然其行貪欲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

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

禹趨就下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為諸侯今至

於我而辭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

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
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
作起也後世之亂自此始也始首夫子蓋行乎無慮吾農

也蓋何不行去也慮猶亂也協而耨遂不顧種也顧視也夫

為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皆得其澤伯成子高不

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為諸侯者以禁後世之亂也止以

後世爭榮之亂也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

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

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

隆隆廣大也隆盛也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

侯四面以達達通也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削小也殺衰也辛

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

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少小也君獨不聞成

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於成周

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言

德不恃險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得之者若

湯武也失之者若桀紂故曰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

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為鴻鵠

鳳凰慮則必不得矣燕爵喻辛寬也言寬亦不能為賢者慮也其所求者

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燕爵志小而近也與一舉則有千里

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為聖德之君愚庫

之民其為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妄誹訾豈不悲哉如亦

燕爵為鴻鵠鳳凰慮何時能得既不得又戎夷違齊妄誹謗訾毀之故曰豈不悲哉痛傷之也

如魯天大寒而後門門違去去齊至魯也後與弟子一

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

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惜愛子不

肖人也不足愛也愛亦惜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

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惡安也不肖人亦自愛其死安能與國士

之衣戎夷太息歎曰嗟乎道其不濟夫死之道其解

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謂戎夷其能必定一

世則未之識識知也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上加

也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死見其義誘以

不義之義耳欲求弟子之衣以惜其死是不義也弟

子拒之以不肖人惡能與國士之衣計不能兩生窮

乃解衣是不義之義也淮南記曰楚有賣其母者

而謂其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不亦不義也

長利

三曰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君子死義不求苟生不

乎死生之分淮南記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列其

喉愚夫弗為生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則當視

死如歸蓋義重於身也此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

亡弗能惑矣不為利存而遂苟生不為害亡而故晏

子與崔杼盟而不變其義崔子盟國人曰所不與崔

所以移忠於君利社稷者是与故曰不變其義

延陵季子吳人願以為王而不肯季子吳壽夢孫子也延陵季子也不肯為王去之孫叔敖三

為令尹而不喜叔敖遠賈伯盈之子三去令尹而不憂今尹楚卿也論

語云令尹子文不云叔敖皆有所達也達於高位疾顛厚味腊毒者也有所達則

物弗能惑感動也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干遂邑名還

反涉江涉度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舡魚滿二十斤為蛟

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舡能兩活者乎舡人

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

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已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赴入

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王聞之仕之

執圭周禮侯執信圭楚以次非勇武而侯之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

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禹南省方濟于

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歎曰

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柰何憂於

龍焉憂懼也龍俛首低尾而逝逝去也則禹達乎死生之

分利害之經也經道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

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嘽發伏有盛盈蚤息人亦

有困窮屈匱有克實達遂達通遂成此皆天之容物理也

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以感私傷神感念私邪傷神

也性俞然而以待耳安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

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公孫氏齊群公子之子故曰公孫氏公黨之不

與崔杼同者也晏子俛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

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及其盟也崔杼不說直兵造

曾句兵鉤頸直矛也謂晏子曰子變子言變則齊國更則齊國

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則今是已已競也言晏子

曰崔子子獨不為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

凱弟君子求福不回詩大雅旱麓之卒章莫莫葛藟

也樂易之君子求福不以邪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

子惟之矣惟宜也崔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

晏子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無良其僕之手曰安

之母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庶生於山而命懸於

厨今嬰之命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

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

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蹈義就死未必死也

不義以去死求生不必生故曰去之未失也國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為

之決而安處之處居也白圭問於鄒公子夏后啓曰夏

啓鄒公名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

英踐繩之節正直也四上謂君也卿大夫士與君為

韓魏趙氏皆以豪英之才專制晉國三分之為諸侯

百人皆稱王故曰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英萬人為英為豪以處於晉而迭一作聞晉事未嘗聞踐繩之節

四上之志

處居居於晉數

願得而聞之

願聞踐繩之節四上之志

也夏后啓曰鄙人也焉足以問言不白圭曰願公子

之母讓也夏后啓曰以為可為故為之為之天下弗

能禁矣禁止也以為不可為故釋之釋之天下弗能使

矣釋舍白圭曰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啓曰生

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生重利輕言令必生猶不可使也但

以所以利諭之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死

何足以使之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禁白圭無

害輕也言為義者雖死為之故曰不足以禁之也白圭無

以應夏后啓辭而出去凡使賢不肖使賢以利故使賢以

也日異使不肖以賞罰言賞必生惡死則可使矣使賢以

義賢者不畏義死不好不義故賢主之使其下也必

義生唯義之所在死生一也故賢主之使其下也必

知分

四曰類同相召召致也氣同則合合會也聲比則應應知也

故鼓宮而宮應鼓大宮應小宮鼓角而角動擊大角動小角以龍致

兩以形逐影龍水物也故致兩影出於形形行禍福

之所自来衆人以為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非獨

亂有必召寇致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

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傳曰利義之和也攻亂則服服則

攻者利得其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得榮名也榮且利中

主猶且為之有况於賢主乎故割地寶器戈劔卑辭

屈服不足以止攻唯治為足人攻治則為利者不

攻矣為利動者為名者不伐矣為武移者凡人之攻

伐也非為利則固為名也名實不得國雖彊大則無

為攻矣無名實之國雖彊大則無為往兵所自來者

久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丹水在南陽浦岸也一曰崖也舜

却苗民更易其俗苗民有苗也禹攻曹魏伐屈驚有

扈以行其教春秋傳曰啓伐有扈言三王以上固皆

用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

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化變文武之所由

起也文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

有常聖人之元也元實譬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

之聖人不能為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

大事之適得其時則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

觴之司城司空卿官宋武公名司空南家之牆攀於

前而不直攀猶出曲出西家之潦徑一作其宮而不

止西家地高潦東流徑士尹池問其故問不直牆不

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鞅百也鞅履也一作履之

也作車鞅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鞅以食三世矣

共食作鞅以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鞅者不知吾處也吾將

不食鞞不自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弗

徙也西家高吾宮庫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

尹池歸荆荆王適與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

宋不可攻也其主賢主其相仁相子罕賢者能得民得

歡仁者能用人人為之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

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

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衝車所以

衝突敵之軍能陷破之也有道之國不可攻伐使宋

在三大萬乘之間故曰三大萬乘之間也子罕之時

無所相侵邊境四益四境不侵相平公元公景公以

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節儉也故人節之為功大矣按

秋子罕殺宋昭公不用明堂茅茨蒿柱三等以

見節儉等級也茅可覆屋蒿非柱趙簡子將襲衛使

史默往睹之視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也趙簡子

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察今遽

伯玉為相史鮪佐焉伯玉衛大夫蘧莊子無咎之子

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

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謂孔子子貢之客也

趙簡子按兵而

瑗史鮪公子荆公叔癸公子翬曰衛

不動凡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
虧謀不虧則名實從之既有美名又有其實故曰名實從之賢主之舉
也豈必旗幟將斃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
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無若賢也若如也

召類

五曰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
也比猶致也血脉欲其通也通利筋骨欲其固也固堅心志欲
其和也和調也精氣欲其行也精氣以行血脉榮衛三百六十節故曰欲其行也
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
也精氣鬱也鬱滯不通也故水鬱則為汚水淺不流曰汚樹鬱則

為蠹蠹蠹木中之虫也草鬱則為蕢蕢蕢穢也國亦有鬱主德不通

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
災叢至矣叢聚也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出生也故聖

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
厲王虐民國人皆謗謗怨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

使衛巫監謗者召公周大夫名公奭也得則殺之國莫敢言
道路以目以目相視而巳不敢失口王喜以告召公曰吾能弭謗

矣弭止也召公曰是障之也非弭之也障防民之口甚
於防川川壅而潰敗人必多夫民猶是也是故治川

者決之使導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子聽政使公

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師目不見曰矇

矇叟庶人傳語庶人無官者不得見近臣盡規規親

戚補察而後王斟酌焉斟酌取其善而行是以下無遺善善皆

達王上無過舉失過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為

社稷憂王弗聽也三年國人流王于彘流放也彘河東永安是也

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為其

不陽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管仲觴桓公日暮矣桓

公樂之而徵燭觴饗也徵求也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

君可以出矣罷出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

為樂將幾之請夜之以夜繼晝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

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怠離老而

解則無名無慎終之始臣乃今將為君勉之勉勵君使不沈於夜樂

若何其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墮墮壞

也於樂樂酣今樂而益飭正行之壞也於貴貴則今

主欲留而不許伸志行理貴樂弗為變以事其主此

桓公之所以霸也管仲不與桓公獨不留桓公於霸也列精

子高聽行乎齊潘王列精子高六國時賢人也聽行其聽行見敬於齊王也潘王宣

王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穎推之履弊履也扶步舉

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穎推之履弊履也扶步舉衣而步也列精子高自謂

其從者曰我侍者曰公姣且麗姣麗皆好醜如何也列精子高因

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

臨井自照見不好故曰惡丈夫之狀

也喟然嘆曰侍者為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

阿曲

媚也列精子高言侍者我為齊王所聽而敬謂我美麗不言惡故曰阿我也

又况於所聽

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

萬乘之主謂齊王從者且猶阿也而

云美且麗也人之阿齊王齊王實不良而言其良甚於已侍者之言也

而無所鏡其殘

亡無日矣

言齊王無所用自見其殘暴也亡無期日矣

孰當可而鏡孰照

其唯士乎

獨士履禮蹈正不阿於俗而能鏡之也

人皆知說鏡之明已

也而惡士之明已也

鏡之明已也士有明已者陳已之短欲令長之以鏡陰其病而不德之反欲殺之是惡士之明已也

之明已也

功細小士之明已也功大匡君致治安定

社稷故功

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

也愛我鐸也不愛我

厥趙厥趙簡子家臣也鐸尹鐸亦家臣也傳曰季孫之愛我疾

也

疹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

所也

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

尹鐸對曰厥也

愛君之醜也惜而不愛君之過也明

也

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

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

敦厚也土色黃色也土為四時五行之主多所戴愛

故能辱忍醜也

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

謂簡子之色也

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畫簡子不賢鐸

也卒不居趙地

居有况乎在簡子之側哉

側猶在左右也

達鬱

六曰人主之行與布衣異布衣匹夫勢不便時不利事雖

以求存存一作全執民之命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

以快志為故故事故布衣行此指於國不容鄉曲指

志布衣之人行此志於國不能自容於鄉曲堯以天下讓舜讓猶予也鯀為諸

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

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論猶理也

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

以為城固舉其尾能以為旌以為旌旗之表也召之不來仿佯

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羽山東極

之山也書云鯀乃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為司空

殛死先殛後死也子也不敢怨舜而還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

竅氣不通以中帝心中猶得昔者紂為無道殺梅伯而

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肉醬為醢肉熟為脯梅伯鬼侯

皆紂之諸侯也梅伯說鬼侯之女美令紂取之紂聽文王流涕而咨之咨嗟紂恐其畔欲殺文王

諸侯於中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

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

以文王為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詩大雅文明之三章言文王小

翼翼然敬慎明於事上不敢

携貳所以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燕兵以從焉齊王

得衆福也殺之燕王聞之泣數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興

事而齊殺我使請今舉兵以攻齊也使受命矣凡繇

進見爭之曰賢王故願為臣今王非賢主也願辭不

為臣也辭去昭王曰是何也對曰松下亂先君以不安

棄群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齊者力不足也昭王燕王

先君謂子噲也松下地名也齊伐燕子噲與松下戰

為齊所獲故曰棄羣臣也王苦傷之而奉事齊者蓋

力不足今魁死而王攻齊是視魁而賢於先君王曰

諾從凡繇請王止兵請王出令王曰然則若何凡繇

對曰請王縞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此

盡寡人之罪也大王賢主也豈盡殺諸侯之使者哉

然而燕之使者獨死此弊邑之擇人不謹也願得變

更請罪更改使者行至齊行還齊王方大飲左右官

實御者甚衆因令使者進報使其使者進報使者報

言燕王之甚恐懼而請罪也畢又復之以矜左右官

實說燕王謂伏罪說又復使說之自因乃發小使

以反令燕王復舍燕王使復舍也反此濟上之所以敗

此齊所以為燕軍齊國以虛也七十城微田單固幾

不及虛弱也燕昭王使樂毅伐齊得七十餘城事未

破之悉反其城故曰潛王以大齊驕而殘田單以即

無田單幾不及免矣

墨城而立功湣王驕暴淖齒殺之擢其筋懸之東廟

軍故曰而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路之必高立功也

舉之其此之謂乎詩也累矣而不毀舉矣而不路累

重乃易毀也砉破也舉之高乃易破也以喻湣王驕

亂甚乃易破也燕軍攻高亦易破使田單序其名也

其唯有道者乎危故曰其唯有道者乎也楚莊王

使文無畏於齊過於宋不先假道莊王楚穆王之父也

無畏申周楚大夫也使還反華元言於宋昭公曰往

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為野鄙也昭公宋成公王

來不假道欲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於孟諸言往

楚會田於孟諸無請誅之乃殺文無畏於楊梁之隄

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嘻怒貌也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履及於

經皇也劍及諸門傳曰劍車及之蒲䟽之市遂舍於

郊邑外興師圍宋九月圍宋在魯宣宋人易子而食

之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犧牲委服告病病曰

大國若宥圖之唯命是聽莊王曰情一作矣宋公之

言也乃為却四十里而舍於盧門之闔盧門宋城所

以為成而歸也成凡事之本在人主之患人主之患

在先事而簡人簡人則事窮矣今人臣死而不當親

帥士民以討其故討伐可謂不簡人矣宋公服以病

告而還師還反可謂不窮矣夫舍諸侯於漢陽水地

而飲至者其以義進退邪服而舍之以義退也疆不
足以成此也傳曰疆而不義其弊必速唯

行論

七曰亡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自謂有過人之智故曰輕

物自驕則簡士簡傲也自智則專獨不咨忠臣輕物則無備

傳曰無備而官猶拾潘也此之謂也無備召禍專獨位危簡士壅塞不

盡規故壅塞無聞知欲無壅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衆欲無

召禍必完備三者人君之大經也經道也晉厲公侈淫

好聽讒人欲盡去其大臣而立其左右胥童謂厲公

曰必先殺三郤三郤錡也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不偏迫公

室公曰諾乃使長魚矯殺郤犇郤錡郤至手朝而陳

其尸於是厲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却而幽之

樂書武子也中行偃荀偃荀伯遊獻子也幽囚也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

言厲公之惡三月而殺之人主之患患在知能害人而不

知害人不當謂害賢近不肖自及死於匠麗氏是

何也智短也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舉自危危魏

武侯謀事而當攘臂疾言於庭曰大夫之慮莫如寡

人矣武侯文侯之子也疾言於庭伐智自大也立有間再三言言自多也李悝

趨進曰昔者楚莊王謀事而當有大功退朝而有憂

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敢問其說王曰

仲虺有言不穀說之仲虺湯左相也曰諸侯之德能

自為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已者

亡擇取也孔子曰無友不如已者過今以不穀之不

肖也羣臣之謀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今以不穀之名不肖羣臣

之謀又無如吾無能相匡曰此霸主之所憂也而君

獨伐之其可乎霸王唯此之憂憂不得友而武侯曰

善人主之患也不在於自少而在於自多自多則辭

受辭受當受辭受則原竭不受謀臣之言而自謀李

悝可謂能諫其君矣壹稱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

齊宣王為太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

之三年而未能成宣王齊威王之子孟子所見羣臣

莫敢諫王莫春居問於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

而樂為輕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敢問荆國為有主

乎王曰為無主為無賢主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

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民為無賢臣今王為太室其大益

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

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春居曰臣

請辟矣趨而出出去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

晚也寡人請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寡人不肖而

好為太室春子止寡人箴諫不可不熟莫敢諫若非

弗欲也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人
異宣王微春居幾為天下笑矣微無幾近由是論之失國
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乎無春居故忠臣之諫者亦
從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之本也本原也趙簡子沈鸞
徽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徽致之吾嘗好宮室
臺榭矣而鸞徽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徽來
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徽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
過而絀善也所得者皆過所不進者乃善故曰長吾過而絀善也故若簡子者
能後以理督責於其臣矣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
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非可與為直而不可與為枉

此三代之盛教

驕恣

八曰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為高

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矣休止也地為大矣

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毛蟲虎狼之屬也羽蟲鳳凰鴻鵠鶴

鷲之屬也裸蟲麒麟麋鹿牛羊之屬也蹄角裸見皆為裸蟲鱗蟲蛇鱗之屬也凡居於天地

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為相安利也夫為相害危者

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随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

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為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

見淵深難測故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

先知先知必審徵表徵應表異無徵表而欲先知堯

舜與眾人同等聖人以微表為異也徵雖異表雖難聖人則不

可以飄矣飄疾也必翔而後眾人則無道至焉徵無

道以至先也無道至則以為神以為幸無表之道能過絕

以為有神有非有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言非有神非有

數不得不然神有非有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言非有神非有

過衛邱成子魯大夫也右宰穀臣止而觴

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右宰穀臣衛大夫

顧反過而弗辭衛反還也自晉還過其僕曰鄙者右宰

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懼甚厚也今侯濞過而弗辭侯

也重過為濞過何為不辭右宰侯濞過而弗辭侯

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我以璧寄之我也

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

作右宰穀臣死之甯喜衛大夫甯惠子殖之子悼子

惠子疾臨終謂悼子曰吾得罪於君名載諸侯之策

君入則掩君君能掩之則吾子也悼子許諾魯襄二

十六年殺衛侯剽而納獻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臨哭

公故曰甯許之難作也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

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返還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

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邱成子之謂乎邱成子之觀

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

觀人矣吳起治西河之外吳起衛人仕於魏侯為治西河王錯譖之

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

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

天下若舍徒徒弊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而

應之雪拭也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畢秦

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可以立王政也今君聽讒人之議而

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言西河畔魏國從入於秦也

此削矣削弱也吳起果去魏入荆而西河畢入秦魏日

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也古之善

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屬相目衛忌

相髭許鄙相脫脫後窮也脫字讀如窮穹之穹投伐褐相膏脅管青

相臍胸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

者皆天下之良上也其所以相者不同以見馬之一

徵也徵驗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

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與國清有徵聖人

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盡有自云也綠圖幡

薄從此生矣幡亦薄也輟作鐵物言薄令薄也

觀表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開春論第一

察賢 期賢 審為 愛類 貴卒

一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動蘇也時兩降則草木育

矣育長也飲食居處適則九竅百節千脉皆通利矣通利

不雍閉無疾病矣王者厚其德積衆善而鳳凰聖人皆來至

矣雄曰鳳雌曰凰三代來至門庭周室至於山澤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此之謂也聖人皆來至謂

堯得夔龍稷契舜得益湯得伊尹武丁得傳說之屬是也共伯和脩其行好賢仁

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共國伯爵夏時諸侯也以好賢仁而人歸之皆以來附屬

也利之周厲之難天子曠絕難厲王流于彘也周無天子十一年故曰曠絕也

而天下皆來謂矣請天子也以此言物之相應也故曰行

也成也善說者亦然言盡理而得失利害定矣豈為

一人言哉善說者大言天下之事得其分理愛之魏

惠王死葬有日矣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秦伐魏魏從

是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群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

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費又恐不給給足請施

期更日更改也太子曰為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

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群臣皆莫敢

諫而以告犀首犀首魏人公孫衍也佩五國犀首曰

吾未有以言之未猶無也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言唯惠公

能言之也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

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欒水嚙

其墓見棺之前和棺頭文王曰謔先君必欲一見群

臣百姓也天故使欒水見之見猶出也於是出而為之張

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

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

無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

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施期而更為日此文

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為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

善敬施期更擇葬日惠子不徒行說也又令魏太子

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

天下豈小功也哉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韓氏子都

弘農宜陽其後都潁川陽翟新城今河南新城是也故戎蠻子之國也段喬為司空有

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

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子高賢者也封人田大夫職在封疆

故謂之封人周禮亦有封人之願委之先生封人子官傳曰穎考叔為穎國封人也

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

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

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

也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故曰封

人子高為之言也而匿已之為而為也段喬聽而行

之也匿已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

高可謂善說矣叔嚮之弟羊舌虎善樂盈樂盈晉大夫樂書之

孫樂厲之樂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嚮為之奴

而股奴戮也律坐父兄沒入為奴周禮曰其祈奚曰

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祥當諫君退之故君子在憂

不救不祥憂隄也當諫君免乃往見范宣子而說也

祈奚高梁伯之子祈黃羊也為范宣子曰聞善為國

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

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

故堯之刑也殛鯀於虞而用禹殛誅也於舜用禹禹鯀之子也周之

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管叔周公弟蔡叔其兄也二

公相成王而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嚮救人之

患者行危苦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祈奚論先王之

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以已哉類多若此

開春

二曰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

也以術之良故故賢者之致功名也比乎良醫而君

人者不知疾求豈不過哉人皆知求良醫以治病人

曰豈不今夫寒者勇力時日卜筮禱祠無事焉善者

必勝立功名亦然要在得賢要約魏文侯師卜子夏

友田子方禮段干木禮軼其國治身逸逸不天下之

賢主豈必苦形愁慮哉執其要而已矣要謂師賢友

已雪霜雨露時則萬物育矣育成人民脩矣疾病妖

厲去矣妖怪厲惡故曰堯之容若委衣裘以言少事

也宓子賤治單父子賤孔子弟彈鳴琴身不下堂而

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

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

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

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

其數而已矣數術也 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勞手足
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察賢

三曰今夫燭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

明雖振其樹何益雖振樹蟬飛去不能得之故曰何益也 明火不獨在

乎火在於闇闇冥無所見火乃光耳故曰在於闇也 當今之時世闇甚

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

走明火也走趨也 凡國不徒安名不徒顯必得賢士傳曰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故曰必得賢士 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

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不伐不侍者曰以趙之大用伐也

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

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而衛有士十人於吾所 吾

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為不

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按趙之兵也按止 歿簡

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遊十士而國家得安簡子

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魏文侯

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問里也周禮二十五家為閭軾伏軾也禮國君軾馬尾兵

車不軾尚威武也 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

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

肯以已易寡人也謂以已之德易寡人之處不肯也 吾安敢驕之易驕

也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木為輔相也於是

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

館之其時往請也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

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隆高也居無幾何

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

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

乃按兵輟不敢攻之輟止也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

聞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

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冲天流

矢如雨扶傷輿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量猶

滿也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

仁義亦遠矣

期賢

四曰身者所為也天下者所以為也審所以為而輕

重得矣身所重天下所輕也得猶知也今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

身以易衣世必惑之惑怪也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

所以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為矣為謂相為

為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刈頸斷頭以徇利

則亦不知所為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太王亶父公祖

之子王季之父文王之祖號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
率西水詩至於岐下避狄難也狄人獫狁今之匈奴
也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

者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
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為也言忍事土地與狄人皆
戰鬪殺人之子弟也

勉處矣為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勉務處居也教亦
人務安居為臣等

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去以所
謂民人也策筭也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

之下連結也民相與結捨隨之衆多復成為國也岐
山在右扶風美陽之北其下有周地周家因之
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

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来者久矣而輕失之豈
不惑哉言今人重失其先人之爵祿爭土
地而失其生命故曰豈不惑哉韓魏相與

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體
道人也昭

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

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昭釐
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

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
爭者其輕於韓又遠遠猶多也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臧

不得也臧近也昭釐侯曰善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

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也
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

也
關之下柰何
子牟魏公子也作書四篇魏伐得中山

故得道者也身在江海之上言志放也魏闕心下巨

闕也心下巨闕言神內守也一說魏闕象魏也懸教

象之法淡日而放之魏魏高大故曰魏闕言身雖

在江海之上心存王室故在天子門闕之下也

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言不以利中山公子牟曰雖

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言人雖知重生當輕利詹子曰

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言人不能自勝其情欲

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

傷之人無壽類矣言人不能自勝其情欲而不放之

則重傷其神也神傷則天殞其壽

故曰無壽類也

重讀復重之重

審為

五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不仁於他物獨

仁於人猶若為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

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便利也神農之教曰神

炎帝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當其

也也豐故有受其飢者不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

或受其寒矣詩云不績其麻布也衣故身親耕妻親

績身神農所以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

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要以民為務

故也

以利民為務

人主有能以民為務者則天下歸之矣

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墮人之城

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衆矣而事皆不同其

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

同等也

公輸般為高

雲梯欲以攻宋

公輸魯般之號也在楚為楚王設攻宋之具也

墨子聞之自

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

郢楚都也

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

鄙小也

聞大王將攻宋信

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

宋且不義猶攻之乎

猶尚也

王曰必

一作既

不得宋且有

不義則曷為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

為攻宋必不可得也

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

械矣

械器也

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

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

墨子九却之不能入

入猶下也

故荆輟不攻宋墨子能以

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王通士不出於利

民者無有利

言皆欲利民也

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

龍門河之

石在左馮翊夏陽之北呂梁在彭城呂縣大

河出孟

門大溢逆流

自龍門呂梁未通河水瀦積其深乃出於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涯畔也

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

滅沒也

名曰鴻水

鴻大也

禹於是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

彭蠡澤在豫

章隄防也乾

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

乾燥也禹致群臣於會稽執

臣謂被水災之國耳言使民得

此禹之功也

之功活也

勤勞為民無善乎禹者矣

事功曰勞禹治水鑿龍門

無如禹

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

其到也

去尊棄尊位也今王事齊王居其尊

惠子曰

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

所愛

之子也舍愛子頭而擊石

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

與言公取石以代之

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

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

言其匡章曰齊

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

為何等

故也 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

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

也何為不為

言何為不民寒則欲火暑則欲冰燥則

欲濕濕則欲燥寒暑燥濕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

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

冬寒欲溫夏暑欲涼

愛類

六曰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邀為上勝之同則溼

為下

溼猶遲

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

貴其疾也

日取之與駑駘同

十日為旬駑駘十日亦至

所為貴

鏃矢者為其應聲而至

鏃矢輕利也小曰鏃

終日而至

則與無至

一作同 射三百步終一日乃至

吳起謂荆

王曰荆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

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不為也二無所得於是令貴

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貴人貴臣也皆不欲往實廣虛之地苦病之也

荆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

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

言曰群臣亂王吳起死矣吳起拔人所射之矢以插

亂而射王尸欲令群臣被誅以自為報也且荆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

加重罪逮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捷疾也言發謀疾疾

也齊襄公即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齊襄公莊公購之孫僖公祿文

之子諸兒也公孫無知僖公之弟夷仲年之子故曰孫於襄公為從弟無知不說殺襄

公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

君公孫無知自立為君故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

俱至爭先入公家公家公朝也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

鉤鉤帶也鮑叔御公子小白僵御猶使也管子以為小

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

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

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也捷疾也周武君使

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僵周武君西周之君伶悝東周之臣也僵斃也令

其子速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為死也刺者聞伶

悝已死因報西周武君曰伶悝已死矣周以為不信因厚罪之報所使刺伶悝

也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鳩衣鐵甲

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

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將趙氏之將也近至其將所然後死言吾

丘鳩力有餘也

胄卒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